

第六十八章 理想主義者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一直保持著非人般冷漠平靜的言冰雲，確實是位租其優秀的諜報人員，但在這一瞬間所爆發出來的怒火，又證明了他身為慶國駐北齊密諜總頭目的威勢和掌控能力。麵對著這位囚犯眼中所射出來的怒焰，就連範閑都下意識地想躲避一下。

言冰雲的嘴唇抖了兩下，用極低的聲音，極快的語速，像爆炸的爆竹一樣，湊到範閑的耳邊說道：“肖恩還在掌控中？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，小聲說道：“霧渡河之後，就交給了北齊的錦衣衛，估計已經入京了。”

“有沒有辦法殺死他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他嘴裏的秘密問出來沒有？”

範閑一凜、與言冰雲的距離拉開一些，雙眼寧靜望著對方，問道：“你知道他嘴裏的秘密？”

言冰雲看著麵前這個年輕的提司大人，唇角泛起一絲異樣，說道：“我在北齊呆了四年，自然知道北齊皇室一直對肖恩念念不忘，雖然不知道那個秘密的具體內容，但是...既然能讓北齊皇室如此看重，想來肯定不簡單。”

頓了頓，言冰雲忽然說道：“你知道肖恩是什麼人嗎？”

範閑點點頭，笑著說道：“我相信我比所有人都要清楚一些。”

言冰雲用快速的語速咒罵道：“既然你知道，怎麼可能允許這種事情發生？”

範閑寧靜地看著對方，緩緩說道：“陛下與院長大人的意思很清楚，肖恩已經老了，你還年輕，所以這項交易，實際上是我們占了便宜。”

言冰雲再次陷入沉默之中。他沒有料到因為自己的關係，南慶朝廷竟然捨得用肖恩來交換，但這個事實卻讓這位北諜大統領感到了一絲挫敗。自己被北齊錦永衛生擒，本來就是椿屈辱，如今又要朝廷付出這麼大的代價，毫無疑問更是一椿屈辱。

他很失望，籠在白色袍子裏的身體，似乎都縮了起來。

範閑平靜望著他，說道：“你是聰明人，既然事情已經成了定數，所以你一定要平安回到南方，這樣我們才不至於虧的太多。”

言冰雲冷漠無語，知道這位平空冒出來的監察院提司，說了最正確的一句廢話。

“三天後，我在使團等你。”

範閑微笑著，與王啟年並肩走了出去，在門外守候的衛華及那位副招撫使的陪伴下，上了馬車，直接回到了使團。

回到使團之後，慶國諸人聚在一起將這些天的事情歸攏了一下，便散了，隻留下範閑與王啟年兩個人。範閑撐領陷入沉思之中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王啟年小意問道：“範大人，您在想什麼？”

“為什麼那位沈小姐會出現在那裏？”範閑打了個啣欠。接著說道：“這可能是北齊人想亂我們的心思，至少想弱化朝廷對言冰雲的信任。”

“怎麼會？”王啟年不解，“言大人用的手段。朝廷自然清楚。”

“事情總是奈變得複雜起來的。”範閑麵無表情說道：“如果有人想做些什麼，這就可能是個缺口...另外我還還一直不明白。老王你告訴我，為什麼我們去看言大人，明明他可以回國，我卻從他的臉上看不到一絲高興？”

“因為朝廷為了讓他回國，付出的代價太大。”王啟年是監察院老人，對於院中這些古怪的大人們，比範閑更加清楚，恭敬說道：“如果讓言大人知道朝廷會用肖恩與他進行交換，也許在被捕之初，他自己就會選擇自盡，而不是等到現在。”

範閑似乎很難理解這些監察院官員們的心理狀態，皺著眉頭說道：“難道...一位優秀的監察院官員...真的...”他斟酌了許久措辭，才小意問道：“真的如此甘於為國犧牲？”

“是的。”王啟年偷偷看了範閑一眼、發現大人的臉上隻是有些惘然，這才恭敬說道：“下官很佩服言大人，不過身為監察院官員，或者說身為朝廷的密探，在入院之初，就應該有為國犧牲的思想準備，院中密探隻信奉一句話，為了這個目的，什麼樣的手段，什麼樣的犧牲都是被允許的。”

“什麼目的？”

“一切為了慶國。”王啟年的臉上露出一絲有些狂熱的神采。

...

範閑的手指有些下意識地在桌子上寫著什麼字。他今天初見言冰雲，發現對方一直安坐在那張椅子上，而且坐姿有些怪異，像標槍一樣，除了臀部，竟是沒有別的部位挨著椅子。直到離開的時候，範閑才發現，對方的雙腳都被鐵鏈鎖在椅子上，而言冰雲的坐姿，隻能有一個解釋。言冰雲的全身上下，已經沒有一處肌膚是好的，全是爛肉處處，所以才會選擇這個姿式。

“一切為了慶國？”範閑的眉頭皺得更緊了，“原來都是一群理想主義看啊。”

慶國朝廷的文書經由官方途徑遞到了使團，信中自然沒有什麼秘密，隻是說北齊太後的壽誕將至，朝廷令使團延期回國，將這件大事辦完後，再行回國。

這不是什麼大事兒，兩國間的外交來往，碰見太後過生日這種事情，總是要湊個熱鬧的。而且身處上京，範閑還有些事情要處理，自然樂得多呆些天、隻是想著家中的美妻弱妹，總是會有些牽掛。

“太後大壽，咱們代表著朝廷顏麵，這禮物總不能太寒酸。”林靜副使琢磨著，“要不然喊下麵哪位大人去秀水街逛逛？”

聽見秀水街三個字，範閑就想到賣酒的盛老板遞過來的那封信，連連搖頭，上京的水本就夠深的，長公主還想在信陽遙控指揮異國內亂，這種渾水範閑斷然不去攪和。

“那送些什麼？”林靜開始頭痛起宮宴送禮的問題。

範閑早就有數，將手一揮說道：“到時候我寫首詩，裱好一點就罷了。”這話聽著狂妄，但身邊的幾個下屬卻是連連點頭，詩仙範閑不作詩，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，如果範閑因為北齊皇太後的壽辰破例，這個麵子也算給的極大。

不過...範閑的字可確實拿不出手。

王啟年又開始出餽主意了：“言大人在北齊的身份乃是雲大才子，棋琴書畫無一不精，他的書法師承潘齡大師，年前在北齊這邊，一幅中堂，可以賣到千兩紋銀。範大人作詩，言大人手書，慶國兩大年青俊彥人物出手，還不得讓北齊太後笑歪了嘴？”

林靜林文二人知道王啟年是範正使的心腹，心想這個提議倒也不錯，他們如今自然知道言大人的身份，隻是感覺有些怪異，卻一時想不明白這個提議的怪異處在哪裏。

範閑笑罵道：“言大人是何許人？隻怕北齊人人恨不得啖其肉，餘其血，你居然提議讓他寫幅字送給太後當生日禮物，你也不怕太後打開書卷後活活氣死了，宮裏變成了做冥壽。”

王啟年一窘，这才發現自己確實提議得荒唐，涎著臉笑道：“若能氣死北齊太後，這也算是院裏的一次佳話啊。”

範閑懶得理這中年男人的無趣冷笑話，自己陷入了沉思之中，很明顯，如果言冰雲平安回到慶國，憑借他這四年

來在北齊打下的基礎和這一年來的牢獄生活，言公子會在監察院內部馬上上位，他的父親言若海是四處處長，而一處的位置一向虛位以待，院內人士都清楚，陳院長是將一處頭目的位置留給了仍被囚禁著的言冰雲。

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話，自己會逐步開始接手監察院的一切等陳萍萍死後，而且範閑很清楚，那一天或許遙遠，或許很近，很近。

如果範閑自己要牢牢將監察院控制在手中，那麼八大處是他必須要掌控的人員，這卻是範閑最大的弱點，除了三處和八處之外，他基本上在監察院裏沒有自己的親信。本來以為此次北上，可以贏得言冰雲的友誼，進而獲取一處與四處的支持，但沒有料到，初見麵時，範閑就能清晰地感覺到，言冰雲似乎在對自己有些隱隱的敵意。

這是為什麼呢？好在言冰雲似乎也並不想把這種敵意隱藏起來，這一點讓範閑感到略微有些放心。

“大人，時辰到了。”王啟年在旁小聲提醒道。

範閑點了點頭，起身離開了別院，身後林靜林文二兄弟麵麵相覷，不知道正使大人今日又要去哪裏。

院外有長寧侯的家人等著，宮中某些人物已經發過話，所以負責使團護衛工作的禦林軍默認那些穿著一身錦衣的人，接替了自己的工作，護衛著馬車駛向北齊上京最繁華的太平巷，天上下著細雨，瞬息間吞沒了車隊的行駛痕跡。

慶國監察院提司大人範閑，今天要會見齊國錦衣衛鎮撫司沈重大人，密探頭目的會麵，總是會顯得神秘無比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